

A large, stylized tree with yellow branches and green leaves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cover. The tree's trunk is a thick yellow vertical line, and its branches spread out across the top and sides. The leaves are various shades of green, some solid and some outlin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d square with a white border.

章 武 黄文山 编

福建当代游记选

FUJIAN DANGDAI YOUJIXUAN

福建人民出版社

章 武 黄文山编

福建当代游记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当代游记选

章 武 黄文山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375印张 2插页 223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10

书号: 10173·644 定价: 1.28元

目 录



· 第一辑 榕城赋 ·

- | | | |
|------------|---------|----|
| ● 闽游滴沥（三篇） | 郁达夫 | 3 |
| ● 从北京到福州 | 冰 心 | 19 |
| ● 榕城赋 | 何 为 | 22 |
| ● 漫话福州 | 黄寿祺 | 26 |
| ● 鼓山秋行漫记 | 黄文山 | 31 |
| ● 罗星塔情思 | 〔香港〕黄河浪 | 38 |
-

· 第二辑 厦门风姿 ·

- | | | |
|-----------|-----|----|
| ● 厦门抒情 | 郭 风 | 45 |
| ● 白鹭和日光岩 | 何 为 | 49 |
| ● 我爱厦门 | 郑朝宗 | 54 |
| ● 重访厦门大海堤 | 陈 中 | 60 |
| ● 港仔后日记 | 郭 风 | 63 |
| ● 万石岩记 | 柯文溥 | 69 |
| ● 云容水态集美情 | 傅子玖 | 75 |
-

· 第三辑 今古泉州 ·

- | | |
|---------|---------|
| ● 刺桐怀旧 | 宋祝平 89 |
| ● 泉州日记 | 郭 风 95 |
| ● 九日山小札 | 万国智 103 |
| ● 洛阳桥三绝 | 陈泗东 107 |
| ● 安平桥漫笔 | 万国智 111 |
| ● 姑嫂塔 | 李灿煌 115 |
| ● 石狮镇 | 李灿煌 120 |
-

· 第四辑 武夷山水 ·

- | | |
|-------------|---------|
| ● 武夷山水 | 何 为 127 |
| ● 武夷游记 | 王仲莘 134 |
| ● 登天游 | 宋祝平 141 |
| ● 武夷山架壑船考察记 | 吴裕孙 145 |
| ● 武夷赏茶 | 袁和平 154 |
| ● 大竹岚纪胜 | 陈佐洱 159 |
-

· 第五辑 红色故乡 ·

- | | |
|---------|-------------|
| ● 临江楼记 | 何 为 165 |
| ● 北山听涛 | 张 惟 陈 耕 169 |
| ● 古田情思 | 宋祝平 176 |
| ● 巍巍文昌阁 | 张胜友 180 |
-

· 第六辑 九龙江畔 ·

- | | | |
|---------|---------|-----|
| ● 九龙江风光 | 陈文和 | 187 |
| ● 春到百花村 | 章 武 | 194 |
| ● 南山寺纪胜 | 陈文和 王雄铮 | 200 |
| ● 木棉庵 | 啸 华 | 206 |
-

· 第七辑 海岛剪影 ·

- | | | |
|------------|----------|-----|
| ● 刺桐和东山岛 | 蔡其矫 | 213 |
| ● 海上玉蝴蝶 | 章 武 | 219 |
| ● 东海明珠 | 冯秉瑞 | 225 |
| ● 海域风情 | 叶志坚 | 228 |
| ● 萍踪识小（三题） | 〔台湾〕 林 藜 | 233 |
-

· 第八辑 游踪处处 ·

- | | | |
|---------------|---------|-----|
| ● 急流 | 刘白羽 | 239 |
| ● 在福建游山玩水 | 施蛰存 | 242 |
| ● 受伤的大地在喘息 | 王西彦 | 249 |
| ● 山川异今昔 | 卓钟霖 | 258 |
| ● 三明——珠光明灿的新市 | 登 瀚 夏 澄 | 263 |
| ● 木兰陂记 | 李 力 | 269 |
| ● 九鲤湖揽胜 | 边震遐 | 273 |
| ● 在郑成功的家乡 | 陈瑞统 | 280 |
| ● 秋游太姥山 | 谢瑞元 | 284 |
| ● 玉华洞散记 | 林祥庆 李长庚 | 290 |
| 编 后 记 | | 294 |

第一辑
榕城赋



闽游滴沥(三篇)

郁达夫

之 二

曾经到过福州的一位朋友写信来，说福建留在他脑子里的印象，依次序来排列，当为：第一山水，第二少女，第三饮食，第四气候。福建的山水，实在也真美丽：北峙仙霞，西耸武夷，蜿蜒东南直下，便分成无数的山区。地气温暖，微雨时行，以故山间草木，一年中无枯萎的时候。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桃李也同时怒放；相思树、荔枝树、榕树、杜松之属，到处青葱欲滴，即在寒冬，亦象是首夏的样子。

闽江发源浦城县北渔梁山下，亦称建溪，又叫剑江，更有一个西江的别号；大抵随地易名，到处收纳清溪小水，曲折而达福州，更从南台折而向东向南，以入于海。水色的清，水流的急，以及湾处江面的宽，总之江上的景色，一切都可以做一种江水的秀逸的代表；扬子江没有她的绿，富春江不及她的曲，珠江比不上她的静。人家在把她譬作中国的莱茵，我想这譬喻总只有过之，决不会得不及。

你试想想，福建既有了那么些个山，又有了这么大的一条水，盘旋环绕，终岁绿成一片，自然的风景，那里还曾比得别处更差一点儿？然而“逢人都问武夷山”，仿佛是福建的景致，只限在闽北崇安的一角，除了九曲的清溪，三十六峰的崇山峻岭而外，别的就不足道似的，这又是什么缘故？想来想去，我想最大的原因，总还是在古代交通的不便。因为交通不便之故，所以外省的人士，很少有得到福建来的，一二个驰骋中原的闽中骚客，懒得把乌龟山，蛇山，老虎山，狮子山等小山浅水，一一的列举出来，就只言其大者著者的武夷山来包括一切；于是外面的人，只晓得福建仅有武夷的三三六六，而返射过来，福建人也只知道唯有武夷山是值得向人夸说的了。其实呢，在闽江的两岸，以及从闽东直下，一直至诏安和广东接壤的海滨一带，都是无山不秀，无水不奇的地方；要取景致，非但是十景八景，可以随手而得，就是千景万景，也不难给取出很风雅很好听的名字来，如我们故乡西湖上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之类。

说虽则如此的说，但因尘事的劳人，闽南闽北，直到今日，我终还没有去过，所以详细的记叙，只好等诸异日；现在只能先从实地见过到过的地方说起，还是来记一点福州以及附廓的山川大略罢。

周亮工的闽小记，我到此刻为止，也还不曾读过；但正在托人搜访，不知他所记的究竟是些什么。以我所见到的闽中册籍，以及近人的诗文集子看来，则福州附廓的最大名山，似乎是去东门外二十里地远的鼓山。闽都地势，三面环山，中流一水，形状绝象是一把后有靠背左右有扶手的太师椅子。若把前面的照山，也取在内，则这一把椅子，又象是面前有一横档，给一二岁的小孩坐着玩的高椅了。两条扶手的脊岭，西面一条，是从延平东下，直到闽侯结脉的旗山；这山隔着江水，当夕阳照得通明，你站

上省城高处，障手向西望去，原也看得浓紫细缊；可是究竟路隔得远了一点，可望而不可即，去游的人，自然不多。东面的一条扶手，本由闽侯北面的莲花山分脉而来，一支直驱省城，落北而为屏山，就成了上面有一座镇海楼镇着的省城座峰；一支分而东下，高至二千七八百尺，直达海滨，离城最远处，也不过五六十里，就是到过福州的人，无不去登，没有到过福州的人，也无不闻名的鼓山了。鼓山自北而东而南，绵亘数十里，襟闽江而带东海，且又去城尺五，城里的人，朝夕偶一抬头，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得见这座头上老有云封，腰间白墙点点的**奇屏障**。所以到福州不久，就有友人，陪我上山去玩，玩之不足，第二次并且还去宿了一宵。

鼓山的成分，当然也和别的海边高山一样，不外乎是些岩石、泥沙、树木、泉水之属；可是它的特异处，却又奇怪得很，似乎有一位同神话里老出来的艺术巨人，把这些大石块，大泥沙，以及树木泉流，都按照了多样合致的原理，细心堆叠起来的样子。

坐汽车而出东城，三十分钟就可以到鼓山脚下的白云庵门口；过闽山第一亭，涉利见桥，拾级盘旋而上，穿过几个亭子，就到半山亭了；说是半山，实在只是到山腰涌泉寺的道路的一半，到最高峰的**男崑**——俗称卓顶——大约总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走过半山亭后，路也渐平，地也渐高，回眸四望，已经看得见闽江的一线横流，城里的人家春树，与夫马尾口外，海面上的浩荡的烟岚。路旁山下，有一座伟大的新坟，深藏在小山的怀里，是前主席杨树庄的永眠之地；过更衣亭，放生池后，涌泉寺的头山门牌坊，就远远在望了，这就是五代时闽王所创建的闽中第一名刹，有时候也叫作鼓山白云峰涌泉院的**选佛大道场**。

涌泉寺的建筑布置，原也同其他的佛地丛林一样，有头山

门、二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藏经楼、方丈室、僧寮客舍、戒堂、香积厨等等，但与别的大寺院不同的，却有三个地方。第一，是大殿右手厢房上的那一株龙爪松；据说未有寺之先，就有了这一株树，那么这棵老树精，应该是五代以前的遗物了，这当然是只好姑妄听之的一种神话；可是松枝盘曲，苍翠盖十余丈周围，月白风清之夜，有没有白鹤飞来，我可不能保，总之以躯干来论它的年纪，大约总许有二三百岁的样子。第二，里面的一尊韦驮菩萨，系跷起了一只脚，坐在那里的。关于这镇坐韦驮的传说，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现在只能含混的重述一下，作未曾到过鼓山的人的笑谈，因为和尚讲给我听的话，实际上我也听不到十分之二三，究竟对与不对，还须去问老住鼓山的人才行。

——从前，一直在从前，记不清是那一朝的那一年了，福建省也不知是闹了水荒呢还是旱荒，有一位素有根器的小法师，在这涌泉寺里出了家，年龄当然还只有十一二岁的光景。在这一个食指众多的大寺院里，小和尚当然是要给人家虐待、奚落、受欺侮的。荒年之后，寺院里的斋米完了，本来就待这小和尚不好的各年长师兄们，因为心里着了急，自然更要虐待虐待这小师弟，以出出他们的气。有一天风雨雷鸣的晚上，小和尚于吞声饮泣之余，双眼合上，已经朦胧睡着了，忽而一道红光，照射斗室，在他的面前，却出现了那位金身执杵的韦驮神。他微笑着对小和尚说：“被虐待者是有福的，你明天起来，告诉那些虐待你的众僧侣罢，叫他们下山去接收谷米去；明天几时几刻，是有一个会送上几千几百担的米来的。”第二天天明，小和尚醒了，将这一个梦告诉了大家，大家只加添了些对他的揶揄，那里能够相信？但到了时候，小和尚真的绝叫着下山去了，年纪大一点的众僧侣也当作玩耍似的嘲弄着他而跟下了山。但是，看呀！前面起的灰

尘，不是运米来的车子么？到得山下，果然是那位城里的最大米商人送米来施舍了。一见小和尚合掌在候，他就下车来拜，嘴里还喃喃的说：“活菩萨，活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的财。”原来这一位大米商，因鉴于饥馑的袭来，特去海外贩了数万斛的米，由海船运回到福建来的。但昨天晚上，将要进口的时候，忽而狂风大雨，几几乎把海船要全部的掀翻。他在舱里跪下去热心祈祷，只希望老天爷救救他的老命。过了一会，霹雳一声，桅杆上出现了两盏红灯，红灯下更出现了那一位金身执杵的韦驮大天君。怒目而视，高声而叱，他对米商人说：“你这一个剥削穷民，私贩外米的奸商，今天本应该绝命的；但念你祈祷的诚心，姑且饶你。明朝某时某刻，你要把这几船米的全部，送到鼓山寺去。山下有一位小法师合掌在等的，是某某菩萨的化身，你把米全交给他去！”说完不见了韦驮，也不见了风云雷雨，青天一抹，西边还现出了一规残夜明时的月亮。

众僧侣欢天喜地，各把米搬上了山，放入了仓；而小和尚走回殿来，正想向韦驮神顶礼的时候，却看见菩萨的额上，流满了辛苦的汗，袍甲上也洒满了雨滴与浪花。于是小和尚就跪下去说：“菩萨，你太辛苦了，你且坐下去歇息罢！”本来是立着的韦驮神，就突然地蹶起了脚，坐下去休息了……

涌泉寺的第三个特异之处，真的值得一说的，却是寺里宝藏着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学者，来住寺影印，据说在寺里寄住工作了两年整年，方才完工，现在正在东京整理。若这影印本整理完后，发表出来，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就是在梵文国的印度，也早已绝迹了的缘故。此外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和几叶菩提叶画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也算是这涌泉寺的寺宝，但比起那一部绝

无仅有的佛典来，却谈不上了。我本是一个无缘的众生，对佛学全没有研究，所以到了寺里，只喜欢看那些由和尚尼姑合拜的万佛胜会，寺门内新在建筑的回龙阁，以及大雄宝殿外面广庭里的那两枝由海军制造厂奉献的铁铸灯台之类，经典终于不曾去拜观。可是庙貌的庄严伟大，山中空气的幽静神奇，真是别一个境界，别一所天地；凡在深山大寺，如广东的鼎湖山，浙江的天目山、天台山等处所感得到的一种绝尘超世，缥渺凌云之感，在这里都感得到，名刹的成名，当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福州。

之 五

福州城的雅号，叫作榕城。原因是为了在城内外的数千年老榕树之多得无以复加；福州的别号，又叫作三山。就因为福州城里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山。

凡到过福州，或翻开福州游记及指南之类的书来看过一道的人，都背诵得出山歌似的一句形容福州城内诸山的熟语，叫作“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所谓三山藏者，有的说系指法海寺所在地的罗山，屏山东南麓的冶山，与在闽山巷光禄坊附近的闽山而言；有的更变换名称，说是罗山，泉山（即冶山），玉尺山（即闽山）的三山。总之，这不大惹人注意的三山，是在三山现的三山之外的高地，或共脉而异名，或沿山而起屋，使一般身履其顶的人，不觉得是登在山上。此外则福州城内，尤其是在北城，还有许多以岭取名的地方，若说起藏而不露的山来，我想这些岭地，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所谓三山看不见者，听说是指在钟山涧里的钟山，芝涧里的芝山，以及龙山巷一家私人园内的龙山（或谓系指东城的灵山）而言；这些大约本不是山，不过那些

好奇爱僻的先生们，手捧着水烟袋，眼看着梅雨天，闲空不过，才想出来难难人的说法。至于三山现的三山哩，却位置天然，风景互异，真是值得一说的福州佳丽。凡曾经身到过福建省会的人，钩辘的鸟语，海陆的奇珍，都会年久而或忘，唯有这三山的形势，却到死也不会忘记。福州的别号三山，实在也真是最简括不过的命名。

福州城全体的形状，象一只龙虾的赴壑；两只大钳，是东面的于山，西面的乌山，上翘的尾巴，恰正是上面有一座镇海楼在的屏山（即越王山）；一道虾须，直拖出去，是到南台为止的那一条大道；虾须尽处，就是闽江的江面，众水汇聚而入海的地方了。

福州城的创建，当然要远溯到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无疆；及秦二世时，无诸开国，都冶为城，就在现在的布政里，屏山东南麓名冶山的一块小地方。晋太康三年，始置郡；后太守严高，听了郭璞之言，方经始于越王山之南，又向南开辟了一下。于是就有了左鼓右旗、玉带横腰的赞语。唐宋而后，渐次扩充；到了明朝，因元之旧，更建櫓楼敌台，覆以重屋，门列七城，于是便“隐然金汤之固，三峰峙于城中，二绝标于户外；甘果方几，莲花现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溉。”居然成了现在那么的一大都会。宋谢泌的“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及陈轩的“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两诗，就是到了现代，也还用得着。诗里头每有人题起，而会城别号之所从出的三山，就是屏山、乌山与于山了。

屏山在现在省城的正北，下面拖落来就是冶山，实际上，却从何处起是屏山，到何处止是冶山的界限也分不明白。旧日的城墙，一半就绕在这山的北部；而山的绝顶，雄镇着一座巍巍乎大

不可当的镇海楼。楼的原建筑，虽则已经摧毁，但旧址上的那座碉堡，也足以令人想起当年的豪举。每于夕阳欲下时，车过山脚，举头一望碉堡上金黄的残照，总莫名其妙的要起一种感慨，真也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

屏山东南下的一区山地，南为冶山，再南为将军山，是古代闽中衙署府第的中枢。无诸建国，都即在此；晋守严高的刺史衙署，也就在这里。唐为都督府衙，又为观察使衙，又为威武军衙。闽王审知建牙开府，造文德殿、长春宫、紫薇宫、东华宫、跃龙宫、明威殿的地方，原全在这些低山浅阜的中间。其后王氏父子兄弟的荒淫流血，钱氏纳土归宋后之创置清和堂、垂拱殿、元之行中书省，明的布政使司，也都在这些地方，所以屏山古时又有越王山之称。再南下去，是山坡的尾间了，现在的那座鼓楼所在的地方，就是唐观察使元锡建置之威武军门；宋元以后，屡毁屡建；明宣德年间，御史方端命僧了心募修之后，更名全闽第一楼。所谓造三狮以制五虎，或只开左门出入等传说，当自这时候起的无疑。

总之，屏山雄镇北城，大有南面垂拱的气象，所以历代衙署，咸集于此。现在则王都旧府，却只剩了衰草斜阳，陆军被服厂、科学馆、惠儿院、乾元寺，以及许多摧毁的空房，分占据了这一圈地面。上去在西北的半山中，建有许多新式的平楼房屋，系省府县政人员训练之处。再上去，革命纪念碑先烈墓等，纵横的立着，桃花干树，更散点在断碑残碣的中间；当碉堡下一里的地方，且有石砌的七星缸一簇，埋在青草碎石里，想系北斗七星之遗意，或者是用以来镇压火患的说不定。

屏山亦即越王山的妙处，是在它的能西眺闽江上游，如洪塘桥以上的风景；登碉楼而北望，莲花峰以下的乱山起伏，又象是万马千军，南驰赴海的样子。若在阴雨初霁，残阳欲落的时候，

去登高一望，包管你立不上十五分钟，就会得怆然而泪下，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之念，唯在这北门管钥的越王台上，感觉得最切。登其他二山之巅，则所见者，唯民房塔影，与日夜的江流船只而已；和煦繁华，仿佛是坐在春风怀里，一种温柔软感，与在屏山上所感得的哀思愁绪，截然的不同。

省城东南角的于山，别名九仙山，因传说中有何氏兄弟九人修炼于此（兄弟各养一鲤，后各成龙飞去，解化于九鲤湖中）之故。据说，高有一百五十步，周回三百一十步。《闽中记》上又说，越王无诸，九日宴集兹山，有大石樽尚存。所以又名九日山。山的最高峰，名鳌顶峰，在火神庙荧星祠南，是宋状元陈诚之读书处；后来在山的南麓开了一所书院，取名鳌峰，想来总就在影射着这件事情。山前山后，寺院道观，不计其数，而规模最大，香火也最旺盛的，当首推东面斜坡上的那一座九仙观。旧志上所说的磊老岩、跃马岩、喜雨台、仙人床、金锁园、杏坛、棋盘石、醉乡石、九日台、石门、龙舌泉，以及揽鳌亭、倚鳌轩等等古迹，都在九仙观之西南北的三面，因为山本不高不大，所以许多奇名怪石的名胜，大抵总在五十步百步之间。而正德间太监尚春，于宋丞相陈自强宅假山取来的三石，现在还直立在平远台的门外，旁边两石上所刻“景元春”三字，仍旧是鲜明得同前日刻出的一样。

于山山上，最值得登临怀念的，是山西面的一座戚公祠，祠里头的一所平远台。明参将戚继光，大败倭寇回来，曾宴士卒于此。至今戚公祠内，供奉着的一张彬彬儒雅的戚将军像，还是为福州全郡人士所崇拜景仰的唯一岷山碑。祠中的醉石一方，因为戚公醉后，曾经在此坐卧休息过的，游人过境，个个都脱帽致敬，浩叹着现代良将的不多。关于戚参将的轶闻故事，以及民间遗爱的证明，如思儿亭、惨恻桥、光饼、征东饼之类，流传在福州界